

写给岁月的忏悔书

沈海平

陪母亲散步

叶金福

母亲今年78岁了，都说人上了年纪就特别想自己的子女能经常回家，陪自己说说话，陪自己走一走。母亲也不例外。所以每当我携妻女一起回家，母亲就像七八岁的孩子一般开心，忙前忙后，一会到菜园地里挑些自己种的蔬菜，一会跑到村中央的菜市场里买上一条大鱼和两三斤新鲜猪肉。我对母亲说，平时我们都经常吃鱼吃肉，还是多烧几个蔬菜吧。可母亲说，你虽是我的儿子，可现在在外面工作，回来就是我的客人，怎能随意烧几个菜呢？我扭不过母亲，只好由着母亲。

上个周末，我携妻女又回了乡下老家。母亲照例又是买鱼买肉，忙前忙后。吃午饭时，母亲说，现在农村变化大了，村子里不仅全浇上了水泥路，安装了路灯，新房子也多了，而且原先村里的养猪场已经改成了农家乐。母亲说，等吃过午饭，叫我们陪她去村子走一走，感受一下农村的新变化。

说真的，除了很小的时候，和母亲一起在村子里走走之外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我已经至少有三十年没有陪母亲一起走走了。今天不想是母亲先提出，我听了不禁有些难为情，鼻子也顿时有一阵酸酸的感觉。

吃了午饭，我便叫上妻女，跟着母亲走出了家门。天气好，母亲的心情也格外好。我们一家三口跟着母亲，沿着村子里的大道慢慢地走着、看着。遇上村里的熟人，母亲便会主动打上招呼，还不忘介绍我们一家。每当村里的村民当着母亲的面夸我有出息时，母亲便会一脸的自豪，比当年我考上大学时还开心。

一路上，母亲很是健谈。聊起了我小时候的顽皮，聊起了我小时候逃学挨打的情景。母亲说，那个时候家里穷，为了培养我们兄弟俩，她和父亲常常省吃俭用，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我们兄弟俩培养出来。母亲还说，我们兄弟俩很争气，都考上了大学，并叫我们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好好工作，不要愧对社会，愧对国家。我一边认真地听着，一边不住地点着头。我忽然发现，只读了几年小学的母亲是那么地有水平，讲的话一套一套的，而且句句在理。我也忽然觉得，此生拥有这样一位好母亲而感到无比的骄傲。

俗话说：“人老先老腿。”我们开始还是并肩而行，慢慢的，母亲就落后了。女儿走得快，我就喊女儿走慢些，等等奶奶。我也尽量适应母亲的步伐，不知不觉中，又拉开了距离。有时候，母亲停下来歇一歇，我就停下来，等着她，陪着她，慢慢地走着。

陪着母亲散步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，但我已分明感觉到母亲真的年纪大了。我暗暗地下决心，以后要常回家。

陪母亲散步，既温馨，又温暖，母子间似乎又回到了儿时，我拉着母亲的手，和母亲一起散步。

真希望能天天这样陪着母亲散步。

周六的时候，二哥从乡下到县城来，照例拉着我们一起聚会。农家院老板在院子里摆了张桌子，端上炖好的公鸡和几盘凉菜。啤酒是冰镇过的，瓶壁上有许多水珠。边吃边聊的时候，二哥说村里哪家又盖了新房，哪家的孩子考上了县一中。建凯夹起一块鸡腿，吃了之后就把筷子放下了，在桌子上看了一会儿水渍之后才突然开口说：“前几天老爷子写了一份忏悔书。”筷子停顿了一下。

老爷子是他的父亲，也是我们村小学的一名教师，由一名普通的老师慢慢成长为校长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也一直保持着不低头的姿态。至今仍记得他在校门口训话时的样子，挺直了腰板，声音洪亮得如同敲钟一般，从来没有向别人低过头，也不在儿女面前认输。“忏悔书”三个字，一听就感觉不对劲。

老爷子逞强，结果摔了两跤。建凯没有看我们，自顾自地往下说。

有一次在客厅想自己倒水喝；有一次在卧室给手机充电。老爷子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，结果两次都摔得不轻，把师母吓得不轻。后来就写了那封信。

建凯说，在一张普通的白纸上写出来，三个“活该”就是核心。

第一个活该，后面带了个感叹号，认了。老了，干不了。一个一辈子体面的人不得不承认肉体不听使唤了，可是感叹号还在，骨子里还有不甘。

第二个活该，后面有两个感叹号。这次骂的不光是摔倒了，还有逞强的性格——为什么非得自己去？对岁月的不满、对儿女笨拙的交代都在这里体现出来。

第三个活该，后面跟着三个感叹

号。建凯说完之后就喝了一杯酒。他认为第三个“活该”是老爷子一生中相信的最重要的道理：不要麻烦别人，特别是不要去麻烦子女。他认为不麻烦就是爱，就是体面。但是最后这份不麻烦的心反而招致了更大的麻烦——儿女听说他摔倒的时候心里很不安，十分害怕。这份沉默的爱成了彼此的一种负担。

建凯没有再说话，点了一根烟。我们这一群人差不多都五十多岁了。往上一望，父母一个个老去，那些曾经认为不会倒塌的山也开始风化；往下一看，孩子们飞得越来越远了，报喜不报忧。老爷子不想麻烦的心情我们都懂——我们自己对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什么事都是自己扛着。这是双方之间的互相体谅，但是也造成了至亲之间的一层隔阂，虽然有温暖的感觉，却始终贴不到一起去。

我举起杯子和建凯、二哥碰杯，不说话。曾经让我们又害怕又尊敬的那个身影，真的变得佝偻了。

二哥乘着最后一班车回到了小镇。送走他之后，建凯转过身来往街对面走去，路灯亮了以后，他的影子又长又淡，贴着地面前行。

初夏夜空很清朗，星星一颗颗亮起来。可是那被灯火洗过的天幕中，我却一直看不清三个叹号之后，一个老人心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。

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在学习如何对心爱的人说“我需要你”。老爷子用了三个活该和六个叹号，但还是没能真正说出来。爱有时候沉默如山，可山也会老去。学会说“我需要你”，才是对爱最好的回应。

父亲

吴长海

父亲是个纯粹的老农
一生用朴素的思想
与土地默默交流
老牛与犁耙
锄头和草帽
是父亲最亲密的伴侣
父亲渴了
几口山泉水就能满足
父亲累了
一支劣质烟可以提神
父亲一生没有惊人的壮举
只是用汗水把土地

浇灌得肥沃流油
然后换来五谷丰登的笑纹
父亲老了
岁月把他锻打成一把镰刀
让他勤勤恳恳地
收割自己的一生
父亲要走的时候
还把最后一滴泪
洒在自己的土地上
这时
成群结队的禾苗
摇摇晃晃
涌来为他送行